富贵长春(国画) 杨敏

绿城杂俎

人生如茶又像河

张培军

年老退休就像一头卸了套的老牛，没了上班下班的辛劳，亦没了人来客往的应酬，而独处静思则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。

这时候你会关上门，独自坐在书案前，让光源从窗口静静地倾泻进来。如此这般，你那颗浮躁不安的心便会渐渐地平静下来，宛若一个禅定入静的高僧。但是，你的心却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，在广阔的原野上驰骋奔腾。《菜根谭》有言："夜深人静独坐观心，始知妄穷而真独露，每于此中得大机趣；既觉真现而妄难逃，又于此中得大惭忸。"渐渐的，你便从中理顺和找回了自己的思想，聆听到自己的心跳，是如此地平稳有力，如此地无虑无忧。

少顷，你站起身来，斟上一杯茶，缕缕青烟袅袅升腾，你忍不住轻啜一小口，顿觉一缕微苦的茶香沁入心脾。

人生如茶，清香中有种淡淡的苦涩。在你心底，人生瞬间展现出她那真实的美丽与忧伤。不过，此时的忧伤不会让你走进忧伤，而美丽却让你步入美丽。

细细品味，人生如茶，又像河。起初是那么细小孱弱，只是危危石崖缝隙里渗出的一缕细流，是那么清纯洁净，"叮咚"作响，一路唱着欢快的歌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地就宽阔曲折、深邃坎坷，并与众多的同类汇合，融为一体；渐渐地就混入泥沙，还有些许草木的残枝败叶。于是，就奔腾就咆哮就为所欲为……于是，在它为人们带来诸多欢乐的同时，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。

人生如茶，又像河。我们不要希望人类是完美无缺的，也不要希望人人都是"雷锋"。我们只能希望人们在"为己"时仍不忘国家和他人的利益，并希望人们需要说真话的时候能够实事求是，这就够了。不要对人类失望，我们本就是这个样子的：有好处，也有缺点；又可爱之处，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我们这样承认，并没有什么不好。唯有承认了这些，我们才可以对人间多几分理解，少几分失望；多几分宽容，少几分抱怨。

假如你为人间的冷漠而不平，那你就应"从我做起"，先由你自己去发光和热，从而使人间多一分温暖，少一分冷漠。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停止抱怨，而努力去发光生热，这人间就会温暖得多了。

新书架

《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》

张 宁

这是一个吵闹的世界，也充满着爱恨情仇，更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苦难、背叛、挫折、眼泪和情非得已。作者将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身边的故事，变成文字，写在这本书中，只为当我们看到听到的时候告别迷茫，迎接光明的路。笔者文字朴实接地气，读着会感觉自己的心灵不断地被敲击，被惊醒，原来，这世间，苦难皆有其意义。你所吃的亏、忍的痛、扛的罪、担的责、流的泪都会变成光，照亮你的路。

作者李月亮，专栏作家。2013年因为一篇《那些你不知道的大事情》迅速在网络上蹿红。你不敢说的事情，害怕别人笑话的事情，她都会原原本本、不回避，不绕弯子，不拔高，老老实实说出来。被誉为70后"正能量"代言人。

随笔

桥是修正方向的路

符纯荣

有路的地方，不一定会有桥。

有桥的地方，却一定会有路。

在大地上，路无处不在。即便是荒郊野岭、杳无人烟，路都会在必要的地方、必然的时间出现，因为，"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就成了路"。当沟壑横亘、大河滔滔，面对难以逾越的险境，路不得不停下来。于是，桥就应运而生。

于是，桥就成为修正方向的路。

桥伴随着行走的脚步，伴随着太多的记忆与情感。我相信，在人心中都有一份与桥相关的情结，虽然时过境迁，却历久弥新。

桥有很多种：石桥、木桥、竹桥、藤桥、铁桥、混凝土桥、钢架桥、斜拉索桥等等。甚至故乡的小溪上方，一块横跨两岸的石板，或一根连接希望的木头，都是一座有情有义的桥梁。

这些年来，走了很多地方，看过许多形态、风格各异的桥梁，才知道，桥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，充分彰显一个地方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。在江南，桥精致、柔婉；在北方，桥简朴、爽直；在西北，桥憨厚、安静。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它们或隐于深山峡谷，或架通江河湖海，或现于平川，或藏于群楼，既是一种交通工具，也将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融为一体。其中，既有千年"老翁"，也有百岁"寿星"，更有年轻"后生"，它们是华夏文明的书写者、见证者，以各自的存在方式，绘就一幕幕璀璨的图景。比如工艺精湛的北京卢沟桥、历史悠久的赵州安济桥、造型美观的泉州洛阳桥、漫长平顺的晋江安平桥……一座桥，就是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，就是一部地域民俗文化。

但我最爱的，仍然是家乡的桥。在山岭重丘间，它们隐忍、宽厚、安于现状、无怨无悔。无论是晃悠悠的索桥，还是大气稳重的钢架桥；无论是因陋就简的石板桥、独木桥，还是造型别致的高拱桥、彩虹桥，抑或动辄跨度数百米的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大桥，它们和我生活在同一方水土，生长着同样浓烈的情感，都在各自的路上，记录着岁月的流逝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

曾几何时，我喜欢站在故乡的石板桥上，看夕阳西下、弯月初生，看人们来来往往、牛羊秩序井然，看波澜不惊的童年时光慢悠悠地淌过心间。我喜欢聆听滑过石面的脚步声和蹄声，那么简约而清脆。桥下，一线流水从山中飞溅下来，穿过乱石、深峡和荆棘，义无反顾地流向不可预知的远方。桥这头，是依山而居的小村庄，零散的土墙房这里一幢、那里一间，炊烟弯弯绕绕，鸡鸣犬吠此起彼伏。桥那头，依然是山峰矗立，封堵了村里人的远望，但一条公路恰好伸展而过，将大千世界和封闭山村连在一起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从村里出来，轻轻走过石板桥，坐上一辆开往远方的长途汽车。每一次离别，我都坚持住没有回头，但我的心跳和潺潺流水永远保持一致，因为我们心中，装下的是同一个疼痛的故乡。

如今，我和许多人一样，梦着回不去的故乡，走着前途未卜的路途。从尘土飞扬的汽车到拥挤的绿皮火车再到飞速而平稳的高速动车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奔来奔去，却无意间把自己架设为一座命运的桥梁，历经沧桑，从不懈怠。

是的，有路的地方，不一定有桥；而有桥的地方，却一定会有路。

是的，在生命中，一座桥，就是一条修正方向的路。

紫气东来(国画) 周雨平

散文

山 歌

王鹰翔

一位诗人说过：群山是耸立的大海。大别山既是一座吐艳喷香的花山，也是一片歌声荡漾的海洋。

未进深山，就有歌声飘来："什么风吹贵客来？山谣引路过石岩。"这是答问；"不是外人不是客，都是乡邻心肠热。"这是寒暄；"清早上山露水多，放牛啰啰翻过坡。牛吃青草直摆尾，我唱山歌好快活。"这是独唱的开头；"抛粒罗豆对个歌，哥唱山歌要妹和。""想唱么事唱么事，云彩随风妹随哥。"这是男女对唱的序曲……

进入山里，才知道山里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唱几句。老头老妈老腔老调，张口就唱："大人上山砍柴火，细伢下河摸螺索(蛳)。婆娘房中纺棉花，女娃院里喂鸭鹅……"大姑娘小媳妇细声软语，扬嗓就唱："热汗能把土变金，热肠能让水点灯。真心不怕烈火炼，真爱成就有情人……"与之相比，小伙子们多是手忙口也忙，边干活儿边唱："阳雀一叫三春到，山歌一唱阿妹来。有心邀妹对个歌，不知金口开不开……"

山里人性格豪爽，肠肚不打弯，你问啥他答啥。问一位去坡地种瓜的壮年汉子，平日爱唱哪些歌？答：歌子多着呢！春夏秋冬，农忙农闲，节气喜日，都有歌。再问细一点，说是——

春有走青歌、莳田歌、播种歌、采茶歌；夏有割麦歌、插禾歌、薅秧歌、车水歌；秋有收秋歌、打谷歌、把籽歌、入仓歌；冬有砍柴歌、酿酒歌、上梁歌、打粑歌等等。还有不分季节的放牛歌、烧炭歌、伐木歌、放排歌……

"你说的都是农事、劳动方面的歌，其他方面呢？"

"有哇。衣食住行，生儿育女，交朋结友等等都有歌。"

"能唱几首听听么？"问者笑了笑接着说。

"哎呀，那得问别人，问灵性人。歌都在他们心里装着，想唱哪方面的，掏出来就是。"壮年人说，"我记性不好，又不会编，要唱就唱支种瓜歌吧。"他咳嗽了两下，朗声唱道：

"人说好地种芝麻，我说好地种西瓜。西瓜熟了人人爱，东家送罢送西家。"

唱毕，兴之所至，又来一首：

"南坡土肥种瓜瓜，瓜藤青青到处爬。丝瓜、南瓜和东瓜，比着长来比着大。"

山路弯弯。路边茶园里有两个青年妇女在摘茶叶，使人油然想起采茶歌来。之前，听县文化馆一位老师谈起他所搜集的大别山民歌，说数采茶歌最多。因为大别山区出产茶叶，并且方圆几百里，"十里不同天"，产地不同，茶叶品种不同，采茶时间不尽一致，制作方法也有差异，做出来的茶叶名称与品牌更不一样。同是绿茶，有的叫"芽茶"，有的叫"毛尖"，有的叫"翠峰"，有的叫"碧玉"……其形状、颜色、香气、味道均各有特点。所以作为采摘、加工、沏茶、饮茗时歌吟总称的"采茶歌"多种多样，美不胜收。问者一说想听采茶歌，两个采茶女欣然接受，舒眉展眼地欢唱起来：

"高山云雾出好茶，阿嫂采茶细细掐。采得新叶回家转，做出嫩尖好香茶。"

"新做毛尖绿茸茸，泡在杯里香碰碰。一遍二遍三遍水，好茶添水慢慢浓。"

人走了老远，歌声还在耳边回响。

焦桐思

张奕辰

久病未可断志气，持笔书下皆侠意。

狂沙散漫桐屹立，实干多年颜自新。

梦思百姓心无私，水自载舟泉涌来。

回问百岁真豪杰，焦桐依存天地间。

乡野眼睛

雁过留声

李忠元

春天来了，江河解冻，冰雪融化。天气渐暖中一切关于生机的记忆都觉醒起来。大雁排成一个大大的"人"字，从头上掠过，留下几声嘎嘎的叫声。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我随着这雁叫声抬起头，目送这群大雁消失在深蓝的天空。

雁来是北方冬去春来的标志。在一年四季中，我对春由衷地喜爱。因此，即便在雪花飘飞的严冬，我也在殷切地期盼春天的到来，不时抬眼向高空里搜寻，期待着大雁排成长长的雁阵扑闪羽翅从视线中掠过，而那熟悉的雁叫声总是在耳畔不经意地响起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每逢雁阵过后，家乡那肥沃的黑土地便会迎来春暖花开的好季节。草木生青，地皮上渐次拱出嫩绿的草芽；初春的柳条上长满那毛毛狗，柔软而富弹性，日渐膨大中以风情万种的姿态随着婀娜的枝蔓在风中飘摇，奏响激越的旋律。农民与雁有着不解之缘，他们以雁阵观节气，雁阵一过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，辛勤地耕耘自己的土地，种植殷实的希望。对农民来说，大雁是传播喜气和希望的报春鸟。

记得小时候，家在农村，立春过后，大雁一叫，还在猫冬的伙伴们便三五成群地奔向田野，挖小根蒜、苣荬菜等野菜，回到家用清水把泥土洗净后，蘸点辣椒酱，做点小米饭拌食，吃起来非常香甜。那香喷喷的余香至今仍飘散在记忆里，可惜如今生活在异乡的城市，高楼大厦林立，整日为生活而奔忙，几乎所有的闲情逸趣都被禁锢了，更难听到雁叫声了。

而今，我站在家乡的小路上，听着雁叫声，以闲适的脚步踩着脚下柔软的土地，一切都感到万般亲切。曾为爱情舍弃了原有的工作，到遥远的城市奔波，接触到的全是陌生的面孔，待久了，对故乡的思恋越发殷切了，心底里总有种流浪的感觉。但毕竟自己选择了在城市生存，就要随遇而安，开始新的奋斗与拼搏，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，在陌生的城市拥有更多熟识和认知我的人。这样想着，不由得加快了我的脚步。

雁过留声，对我是种鼓舞，仿佛在催我奋进。

郑地风物

荥阳柿树的传说(二)

朱永忠 卢 志

荥阳柿树有着一段关于"傲霜侯"的传说。

据朱屯卢钦德、荥阳段家沟阴发俊、王俊峰等人的讲述，在元朝末年，因安徽一代旱灾严重，皇觉寺收不上租粮和香火钱，方丈借口将在那里出家当和尚的朱元璋赶出寺院，朱元璋走投无路，只好背井离乡一路要饭来到河南，准备到荥阳洞林寺避难。当他饥一顿饱一顿地来到郑州西郊荥阳地界时，饿得饥肠辘辘、两眼昏花、举步维艰。他强挣扎着来到一片柿树林里，此时已过霜降，柿子红彤彤的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树梢，朱元璋高喊几声"树林里有人吗"？他见寂无人声，就爬到一棵大柿树上，拣熟透的摘了几个，边摘边吃，真是甜似蜜、稠如粥，又解渴又充饥，不知不觉吃了个肚圆。临走时又摘了十几个用破僧衣包着，他万分感激地对老柿树作了个揖，说，多谢柿树大哥救了我的命，日后我朱元璋如能得帝，定封柿老兄为"傲霜侯"。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，只听背后有人说道："那敢情好，到时小老儿一定替柿树去讨封。"朱元璋赶快拜谢老人，老人看小和尚破衣烂衫，又是外乡人，此地举目无亲，怪可怜的，又赠他干粮与饮水，朱元璋千恩万谢，告别老人家到洞林寺落脚去了。

1368年，朱元璋金陵称帝，荥阳看柿树林的那位老汉果然进京讨封，朱元璋不食前言下圣旨，命老汉为捧旨官，随钦差大臣到荥阳，加封那棵老柿树为"傲霜侯"。从此荥阳的柿子美誉天下，直到现在，民间不少人自豪地说："俺荥阳的柿子是洪武爷加封过的——主贵着呢！"

劳动的姿势

舟自横

我们的身体，像植物
是大地的一部分
我们休息，行走，或者劳动
体内蓄积着阳光
照耀着更多的事物
没人能够代替我们
就像我们不能代替鱼翔浅底
小鸟飞翔。我们都是
大地的子民
我们躬下身子
汗水滴落，发芽的种子
敲响大地的回声
劳动者，多么朴素和丰富的词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
我们的手掌里
跑出骏马，开出繁花
我们躬下身子
也抬头仰望
仿佛看见自己的小幸福
在世界甚嚣尘上的
欲望里，星辰般发出微光

连 载

老爷子毕竟吃了这么些年的饭，懂得先礼后兵的策略。他拿起酒瓶，把自己酒得只剩下半杯的酒倒满，然后端起，说："看在你是晓珺老师的分儿上，这杯酒我干了。"说罢一饮而尽，还亮了亮杯底。

欧阳剑被老爷子态度的突然转变再次弄得有点不知所措，正犹豫着，顾晓珺边捅他边小声说："快喝呀！"他这才拿起酒杯向老爷子行个礼，准备喝。

"喝完，滚蛋！"老爷子字正腔圆甩出四个字。欧阳剑送到嘴边的杯子又放了下来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不卑不亢地说："我是自己走，还是带晓珺一起走呢？"

"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忍你半天了，有你这么跟老爷子叫板的吗！"任大伟站了起来，也跳进了战局。

欧阳剑瞥了他一眼，一改之前畏首畏尾处处落在下风的状态，说："小伙子，说话注意点儿，我也忍你半天了。"

这些话一撂出来，今天这个局面算是彻底地无可挽回了。老爷子见过大风大浪，还从来没见过头回上门就敢这么闹的，于是开始发狠："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给你扔出去！"

老伴儿眼看越闹越大，还想顾着些体统，在边上拉老爷子，劝他别这样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动不如一静，不劝还好，这一劝把老爷子的邪火勾了出来，他一把把桌子掀了，一家人忙活了一整天的饭菜没吃几口，就哗哗啦啦地全倒在地上了。

今天另一个主角顾晓珺，在这个事儿里面夹在中间，一面想帮着欧阳剑，另外一方面虽然看不惯老爸的做派，但是还一直忍着，毕竟这个时候明目张胆地跟老爷子做对，只能是助长火势，反而更不利于欧阳剑脱困。但到了这个时候，木已成舟，她清楚自己父亲的脾气，再这么下去没完没了，今天指不定会怎么样，她也火了，说："摔什么翘子你？他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走不走我说了算！"

自家人调转枪头对准自己，老爷子着实没想到，气得发抖，手指着自己女儿说："你个混账东西，把这老家伙带回来想干吗？嫌我活得长是不是？"

顾晓珺没好气地说："有话说话，你骂什么人啊！我是尊重你们才把他带回来。你们都对他客气点儿！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就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他是我未婚夫，我俩已经订婚了！今儿我带他来不是征求你们意见，而是通知你们，我——要——结——婚——了！过几天就去登记！"

顾晓珺最后那几句挑衅，彻底让整个局面不可收拾，老爷子气得青筋暴跳，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，吼道："你敢！"

"我结婚用不着等你下命令！"他闺女顶了回去。

父女俩斗起来比刚才两男人争执的场面激烈多了，眼看就顶翻了，这会儿退出漩涡中心的欧阳剑只能硬着头皮劝架："伯父，晓珺，你们都冷静一点儿。"

"谁他妈是你伯父！滚，你给我滚蛋！"老爷子一句话直接把他噎住了，顺势还上来揪他的衣领子，指着他的脸说，"你个老东西，你说，你怎么着我闺女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把她欺负了？你个老不要脸的！晓珺你说，你是让他欺负了还有把柄攥他手里了？你说出来，爸给你做主！豁出这条老命去我也要跟他拼了！"

眼看老爷子的手都快戳到欧阳剑的脸上了，场面也升级到动手了，顾晓珺也奔了上去，掰着自己的父亲喊道："爸你松手！放开他——"

女儿的这一举动，让老爷子彻底失控了，本来戳着欧阳剑面门的手指，马上收回去捏成了拳头，一下重重地抡到了对方的脸上。

"爸！"顾晓珺尖叫一声，赶紧过去把欧阳剑脑袋护在自己怀里，叫道，"妈！你管管他啊！一点儿酒下去就发疯，凭什么打人啊他！"

老爷子打完人也有点儿后悔，可眼前这已经是骑虎难下，怒吼道："滚！再不滚我打死你。"

晓珺没想到老爷子真能下手，怒目看了他一眼，拽起欧阳剑掉头就走，摔门而去。

5.连襟决

两人钻进车里，顾晓珺看着欧阳剑红肿的嘴角，心疼得眼泪都快下来了，一改刚才"暴怒红颜"的模样，温柔地问未婚夫疼不疼。

看着心爱人关心自己的样子，不料欧阳剑反倒一笑，说："有你在，不疼。另外，你爸这一拳，倒是打得我心里踏实了。"

顾晓珺摸摸他脑袋，说："脑震荡了吧你！打傻了？说什么胡话呢。"

欧阳剑拿纸巾擦了擦嘴角，说："谁先动手谁理亏，你爸这么大岁数了不会想不明白，以后再交涉起来，咱俩就掌握主动权了。"

这俩人算是逃离现场了，顾家的战后现场事故还没完。

顾老爷子今天着实被气得不轻，闺女莫名其妙领个老头子回来，说已经订婚了不说，还那么帮着外人戗自己；那"小老头儿"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没想到还真敢跟自己掐。他眼看着两人夺门而去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扭头铁青着脸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"啪"的一声把门重重地摔上了，顺手还闩上了锁。

一家人怕他气出个好歹，全守在门口，轮流拍着门劝。

老伴儿面对今天这一幕，完全始料不及，这才回过神来，劝道："老头子，你把门开开，有事儿咱大家商量，把自己关起来算怎么回事儿啊！你听见没？顾大海！"

"爸开门呀，您别跟晓珺置气，小心血压又高了！"顾晓岩也急切地拍着门，还一边对任大伟说，"你倒是劝劝啊，别吃了！"

任大伟拍了拍屁股站起来，说："这事儿能劝吗？看我的。"他清了清嗓子，隔门喊起来，"爸！你怎么能让晓珺走呢？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？天都黑了，您把晓珺撵出去，她能上哪儿啊？还不得去那老流氓家啊！您这不是把闺女往狼窝里推嘛！"

话音刚落，"咔嚓"一声，门打开了。老爷子谁也没搭理，黑着脸径直去了厨房，拎了把菜刀就出来了，向楼道走去。

一家人都吓傻了，母女俩伸手没拉住。顾晓岩埋怨丈夫还在蹿火，顾妈妈担心要出人命，踉跄着跟了两步，倚在门口喊："顾大海你给我回来——"

"你倒是去追啊！"顾晓岩推了任大伟一把。任大伟也先去了厨房，接着攥了根擀面杖才出门，身后的顾晓岩母女俩看得目瞪口呆。

任大伟快步追上老爷子，拉住他说："爸！您拎个菜刀别把晓珺伤着，用这个，这个顺手！"说着把擀面杖递了上去。老爷子一听在理，换过擀面杖在手里掂了掂，直奔楼门大步流星而去。